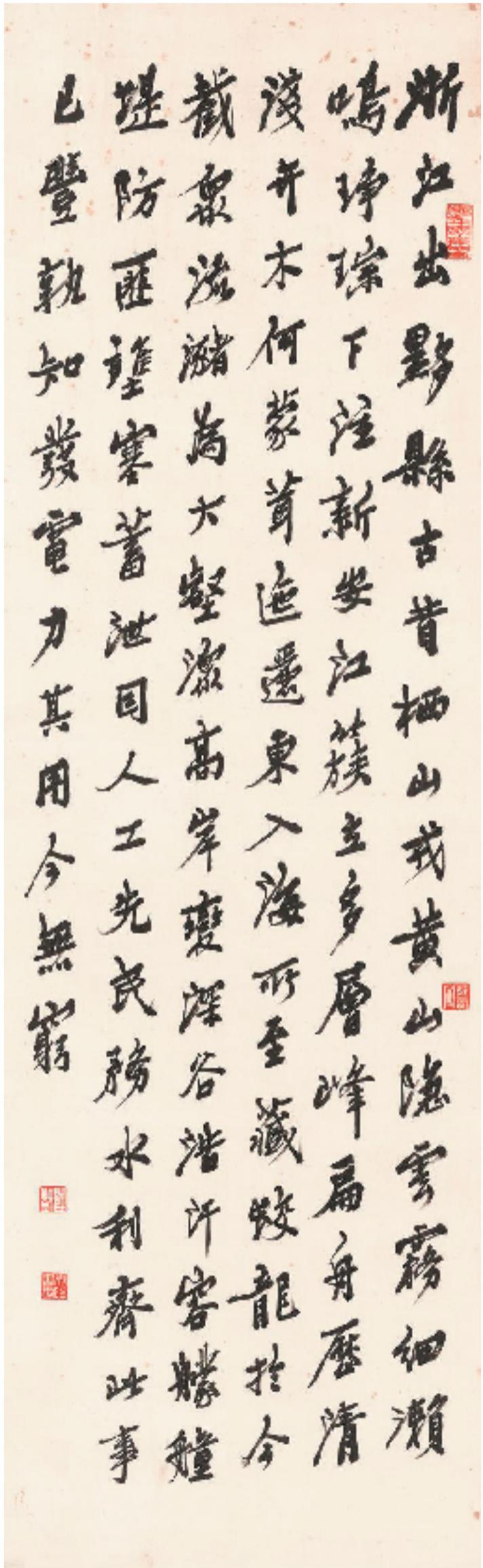


陆维钊先生的精神遗产

■ 邱振中(中央美术学院教授)



陆维钊 自作诗《喜闻新安江电站落成》

140x43cm 纸本 1960年代初期

中国美术馆藏

陆维钊先生对二十世纪书法教育和书法创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怎样把陆先生的这种精神、他的遗产，跟今天的书法专业，跟我们每一个人做的关于书法的事情联结在一起。我想从两方面来谈。

第一个问题，业余与专业的关系。

历代都有少数公共职务与书法相关，但人数极少，重要书家几乎都是业余的身份。

业余不能倾尽全力，对于有杰出才能的书写者，这并不成为障碍。但是在当代文化中，研究、创作的范围扩大，如对作品的个性有更高的要求、研究必须符合当代学术的规范，书法专业的设置则要求教学思想与方法的不断改进。这些都不是在业余的状态下能够完成的。

陆先生在很长的时间里，都是业余的身份。调到美院以后，才成为一位书法专业教师。对书法高度的热爱和业余的状态，在他身上始终是一对矛盾，但不管专业还是业余，陆先生对书法、绘画同样虔诚。虔诚，就是没有任何顾忌，全身心投入，不计得失。

这种虔诚使他在业余状态下取得能够留存在书法史上的成就。今天从事书法专业的人们(包括爱好者)，也热爱书法，也怀抱理想，但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，离“虔诚”是有距离的。

我曾经讲过，一个人投身一个领域的时候，你总得想一想，你希望从中获得什么、你能为这个领域做些什么？虔诚是不分业余和专业的。所以，我觉得陆维钊先生的书法遗产与我们衔接的第一点，就是由衷地热爱，并愿意为它而舍弃。

第二个问题，创新和传承的关系。

前辈文化人的文化修养以及对传统的领悟、把握，不是今天高喊传统的那些人能比的，他们从来不是传统的奴隶，他们几乎从来不说“创新”二字，但具有强烈的创造精神，勇猛精进。陆先生作为这一系统中的书写者，虽然从不说自己在书法上的抱负，但从他对书体的想象、笔法的桀骜不驯、书写时冲决网罗的气势，不难感受到他对自己的书写所寄托的雄心。陆维钊无疑受惠于他的前辈，如何绍基、沈曾植、吴昌硕等，他们无不是深耕传统而又怀抱雄心的书写者。

他们的抱负与当下的书写者有质的区别。他们的目标在于历史。他们心中有书法史。

今天一讲到传统，有些人觉得那是一个膜拜的对象，是个不能触动的东西，保持原样，便是尊重传统，如果能学到一点古人的东西，便觉此生无憾，这不对。传统是中国文化史上无数代最有才华的人，用他们毕生的精力创作出来的最好的作品的凝聚物，它们汇合在一起，才叫“传统”。而非临写了几年书法，或者拿过学位、获过奖、成为名家，就懂传统了。还有天天口里讲弘扬传统的人，关于书法他们又把握了多少。传统是要全身心交付才可能把握的，但是在很多人那里，既不曾

进入，又不能去触动，它只是一个供在那里的东西。陆维钊先生以及他那一辈中的佼佼者，他们不是这样去做的。

对传统的深入学习之后，目标是什么，他们没有说，但是在他们心里有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展览题目出自陆先生的一句诗：“万山青拥一诗人。”中国文化中，一提到“诗人”，便意味着一种伟大的抱负。例如这样的诗句“深宵起视人间世，依旧天低碍欠伸”，其中有超越文学的情怀和理想。

今天致力于书法的人们，有没有这种精神上的“理想”？

书法中创造的理想要落实在这样几点上：其一，要打破传统轻易论——即我就是传统的代言人，我说出来、做出来的就是传统、才是传统；其二，要有对传统接着说下去的使命感，要去找到古人没说的、想说又没说好的东西接着说，这才是对传统的尊重；其三，创造要落在实处，比如说陆先生的变革，可以拿出作品来一点一点地解说。举一个例子，书法史上最忌讳的一种笔法叫作“折柴”，笔画像木柴，一掰，咔嚓断掉，断口突兀而不整齐。陆先生的螺扁中有很多这种突兀的笔画，戛然而止，但一点没损害作品的文化气息。

陆先生在书法上是有抱负的，否则不可能在风格的创新上、对传统的深入上做出独特的贡献。其抱负表现在自我的人设上，更表现在对个性和理想的追求上。抱负不是对传统的不敬，而是继承传统的必要条件。

“万山青拥一诗人”，诗人在过去是一种身份，但不是一种专业。诗人是一种崇高的身份，但书法家那时不是。

诗人—书家，陆先生的两重身份，两种处理的方式，但抱负、理想则是同样的标准。这给了我们一种审查自己“人设”和专业理想的契机，必须为书法设立一个高远的目标。书写者，按此去可获得不可或缺的严格的训练，鉴赏者，依此可设立判断作品的标准。

书法史上，“书家”的文化地位一直在变化。今天我们已经重新定义了“书法家”的概念。在这种时刻，每一位书写者的自我“人设”都成为“书法家”内涵的组成部分。每个人需要做的是，思考并践行，为“书法家”的人设贡献志向、才能与作品。布罗茨基说：一种现代语言的价值，取决于人们用这种语言写出了多少出色的作品。

每个关心书法的人都可以且必须为今天“书法家”的内涵做出贡献。

从“修养”的构成到书写才能的判断，今天的书家不同于过去的书家。如果要与传统中的角色相比，它更接近于那些时代“诗人”的概念。当然，只是接近。

我们不再把“修养”与对技术的精深把握、对构成的不懈探索作为矛盾的两面。

大约三十年前，一位同学对我说：“你是不要做书法家的，而我是想做书法家的。”我说：“现在我要做书法家了。”“书法家”的定义，那时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了。

(根据研讨会发言整理)